

通讯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粤剧粤曲文化工作室

2012年第1期



活动报道

剧团高校交流零距离 学子专家热议共和花

吴伟绵 关瑾华

在第十一届广东省艺术节上，广东香山粤剧团推出首个自创大戏《血沃共和花》，获得了优秀表演（刘建科）、优秀导演（郑卫国）等奖项，但是他们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积极与《南国红豆》杂志社及我们工作室联系，开展高校师生观戏评戏的系列活动，希望广泛听取来自高校学子和专家的感受与意见，对剧目和年轻演员再细加雕琢。

2011年11月30日，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逾百名师生在广州中山纪念堂观看了《血沃共和花》的汇报公演，随后，香山粤剧团又将他们的年轻团队带进高校，与学子专家零距离交流。

12月3日下午，《血沃共和花》剧组零距离见面交流会在中山大学永芳堂热闹举行。为了办好这次活动，剧团不仅带来了年轻的演员、乐师主力，而且还把刀枪剑绸等演出道具和高胡、扬琴、琵琶等演奏乐器都搬进了校园。

邓志驹总经理、蔡法团长首先介绍了剧团经营、剧目排练等情况，其后，同学们也积极谈起看了《血沃共和花》的具体感受。从剧情到唱腔，同学们说



《血沃共和花》剧组零距离见面交流会现场
(任冠宇 / 摄)



得很仔细，有的同学还将话题延伸到了现代题材与传统唱腔及音乐设计如何协调、剧本在历史感与文学性之间如何平衡、戏曲程式运用和话剧化表现的冲突如何处理等问题。

聊完《血沃共和花》这部戏，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走进粤剧世界，《血沃共和花》的几位年轻演员亲身为大家展示了各种粤剧身段和技艺。刘建科的上马、吴国文和梁恒宇的刀枪开打、都好好（黄嘉裕）的水袖、李江林的要大刀、金凤的彩绸……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让近距离观赏的大学生眼花缭乱，惊叹不已。心动的同学还主动上前“拜师学艺”，有模有样地学起各式等身段动作。在“学艺”过程中，同学们真切感受到粤剧表演的不容易。

交流会末尾，在香山粤剧团的年轻乐师现场伴奏下，刘建科、都好好与中山大学粤剧粤曲研习班的学员们合唱粤剧选段《花好月圆》，为活动画上了圆满句号。

在此次交流会上，工作室向香山粤剧团赠送了一套罗家宝舞台形象塑像。香山粤剧团当家小生刘建科和李江林都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宝的徒弟，这份礼物象征着一份传承的信念，祝福粤剧继往开来，生生不息。

12月8日下午，《血沃共和花》的主创团队再次来到中山大学举行座谈会，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的师生以及粤剧界专家济济一堂，畅谈观后感。

与会者普遍认为《血沃共和花》这部戏在主要人物设计、粤剧味的保持与创新等方面做了很成功的尝试。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提出，《血沃共和花》是近现代题材，但是戏曲化程度很高，譬如陆皓东和尤都好回高第街那段，很紧张，包括亲兵在追，朱琪怎样引领清兵，都运用了程式，但是不老套不古板。又譬如监狱那场戏，舞台调度非常灵活，这就是与时俱进的戏曲化创造，避免了话剧加唱的弊端。另外，这个戏本身来讲比较好的地方是历史感和新鲜感结合——很多人不了解陆皓东，但这个人物确实又是一个历史存在，其实是补了民国史的一课，让大家知道孙中山身边确实有很多人跟着一块打革命。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程美宝认为，这部戏因为是表现无知无畏的革命青年，所以很适合香山粤剧团这批年轻演员。剧名定为《血沃共和花》而不是《陆皓东》，就使得整个戏发挥的空间很大，而且将整个戏的意象推向了“共和”。无论是编剧，还是舞台意象设计都突出“共和”，能将本来可能有党派色彩的东西掩盖，而突出一些永恒点的价值。



粤剧《血沃共和花》观后座谈会现场
(任冠宇/摄)



“共和”这个词汇或者主题能帮助我们超越党派、超越偏见，能表达出年轻人追求的是理想的国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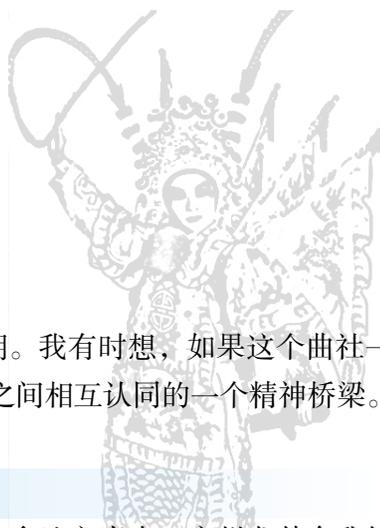
同时，大家也为《血沃共和花》提出许多修改建议。一是如何让剧中人物更贴合历史语境，以尤都好为例，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范德怡认为她在剧中对陆皓东表达爱慕过于直露，不符合清末民初女子含蓄内敛的性格特征。其二，如何更恰当合理地展现妻母“毁家纾难”，中山大学博士后关瑾华提出，为了使得剧情更紧凑，“毁家纾难”可以考虑以暗场的形式处理。其三，年轻演员应该在唱念方面再下功夫以切实提高。大家都殷切地期许，“农学会”、“取名单”等片段完全有基础打造成街知巷闻的折子戏，而整个戏，经过打磨，从纪念辛亥革命的应景戏能够成为常演不衰的经典。



锣鼓咚咚锵

学曲小记

范德怡



加入中山大学粤剧粤曲研习班学习粤曲曲唱已经有了一个学期。我有时想，如果这个曲社一直办下去，若干年之后，会不会有一群人把曾是曲社成员作为彼此之间相互认同的一个精神桥梁。

一、广州这座城

很久以前就发心要学习一样关于广州的技艺，在曾走过的那么多地方当中，广州尤其令我钟爱且放不下。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学会某一地特殊的技艺，那么，这个人就真正地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地方有了血脉关系。所以当重新回到广州，回到康乐园，我努力张开自己的感应器官，搜寻这样一个目标。于是，2011年9月的某一天里，我走进了中山大学中文堂915课室，成为中山大学粤剧粤曲研习班的一员，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粤曲学习历程。在过去的一个学期里，几乎每一个周日的下午，我都会准时出现在那个几乎有些狭小的空间，与粤曲相会。

教我们学曲的两位老师中，陈仲琰老师乃陈卓莹前辈的哲嗣，他既是高胡演奏家，又是曲唱家。李月玲老师也系出名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拜谭佩仪和何紫霜两前辈学唱，如今唱粤曲已愈三十年，也是资深曲唱家。在我所参与的每一次粤曲课上，两位老师都是同时到场，分别承担平子喉的演唱示范，陈仲琰老师以弹奏为主，李月玲老师负责叮板，二人合作无间。也许有某些时候没有到场的学生，但陈李二位老师的二人组合却是雷打不动地到场，守护着这一方粤曲的讲台。

陈李两位老师走进中山大学教授粤曲，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粤剧粤曲文化工作室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我曾感叹，在中山大学学到了很多免费却珍贵的知识，比如三年前仇江老师的太极拳，又比如这一次的粤曲。这些传统的技艺及他们背后的文化，因为有了这样一批人而得以传承下来，而仇江老师以及陈仲琰、李月玲二位老师都是地道的广州人。于是我想，广州这一座城市，其实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人而变得充满魅力，令人热爱。



红线女老师现场唱《打神》，风采依然。（罗丽/摄）

二、中山大学粤剧粤曲研习班

一班同学，以中山大学本校同学为主，但也有大量来自其他高校的同学。广州并不是一座小的城市，另外一所大学，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区，以及往返一个多小时甚至几个小时的路程，但我注意到，班上这些外校的同学都很少因为距离而放弃粤曲的学习。有时候，我几乎要因为其他事务甚至只是午睡过头而放弃赶赴这场约会，但出于不想浪费任何一个学习机会的心理，我还是坚持上课。大概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感，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决定，后来就成为

必然，需要协调和妥协。无论是距离，还是其他也许更有趣的事情。于是每一个周日的下午，那些自各处赶到中文堂 915 课室奔赴粤曲之约的同学成为彼此这一段的同路人。

在所有这些同学中，我是极少数的外省学生。算来在广州前后待了接近 3 年，听粤语已经可以七七八八，但却一直没有勇气讲。毕竟在学校里还是说普通话的场合多，连听粤语的机会都不多。但粤曲班却成为我的第一个全粤语环境，无论是课前开场白，教唱中的讲解，还是和同学的现场互动，老师们用的都是地道广州话。在广州话营造的这个环境里，我全无失落，反而觉得兴奋，有广州人地道的情感和表达，身处其中悉心聆听和感受，就是我贴近广州文化的一个途径。

三、学曲初体验

中山大学粤剧粤曲研习班正式开班早在 2011 年初，我其实已经是研习班开办以来第三期学员。第一次课前，有幸欣赏第一期同学的演唱，我大呼过瘾，心中也暗赞两位老师教导有方。作为第二期学员，我学唱的上一支曲是粤剧《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一出。由于我之前对粤曲几乎是一无所知，除了冷冰冰的几条历史知识和某几个人名，我甚至没有完整听过一场完整的粤剧，所以在拿到《幻觉离恨天》曲谱的那一刻，我简直无从措手。经过一个学期的浸润，现在我渐渐知道一些眉目，甚至可以唱出完整的曲子。虽然水平仍然有限，但相比之前，都算是莫大的进步，所以在此多谢两位老师的无私教导。

回顾我这一个学期的学习，花在粤曲上的时间其实并不少。首先，像我这样的外省同学有语言关要过，如果要我直接听某段粤曲，则简直是如同听天书。我的解决方法是，先对着唱词听熟，再将陈李二位老师的录音复制到在手机里，走路或者睡觉的时候再听。因为再陌生的曲子，听得多了也会熟悉起来，这样唱出来就是水到渠成了。不得不说，粤曲实在很好听，我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听陈李二位老师的录音以至于夜深而无法入眠。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为了避免一听入迷而不忍割舍的情况，睡前听粤曲这件事还是少做为妙。

在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电脑正播放着陈李二位老师的《幻觉离恨天》。如今我完全可以不



看曲辞而听得懂两位老师所唱之每一个字，兴之所至，也可以跟着和上一两句。想想半年以前，它们与我没有任何关联，而如今这样优美的曲唱竟然可以自然唱出，难能不因此有几分得意。但我亦深知，一个学期短短几十个小时的课程，对于粤曲的学习来说实在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李月玲老师曾说的那样，她唱了三十年有余，我们这些学生们至多也就是三十个小时多一点的课堂时间，要想唱得似模似样，实在需要更多工夫。

另外一个感受是，不要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准备和相关经验而放弃学习粤曲。当然，在粤曲班，大多数同学都是广东地区甚至就是广佛的同学，他们不仅有语言优势，并且自小多多少少接触过粤曲，学习起来轻松得多。像我这样的零基础也许是少数，但我们就是一张白纸，两位老师都是业界有口碑的人，有他们带着，我们的起步高得多。并且因为觉得自己不懂，所以特别信任老师，亦步亦趋学习和接受老师所讲授的所有知识。

四、粤曲菜鸟的足迹

中山大学粤剧粤曲研习班的课堂实际无限大，远远没有局限在中文堂 915 课室这个空间之内。而我们学习的老师，也远远多于陈仲琰、李月玲二位老师。

今年 11 月正好是广东省艺术节举办以来的第十一届，戏剧类节目中上演的粤剧好戏自然不少。并且艺术节三年一届，繁密的看戏机会实在难得，为了满足大家看戏的需求，研习班也通过社会关系为学员争取到了各场粤剧演出的戏票。由于有研习班提供的戏票，我有幸观看了《血沃共和花》一剧获奖之后在中山纪念堂的第二次演出。再后来，我有幸受邀成为这台戏的观后研讨会的一名学生代表，与广州地区高校的戏曲研究专业的老师们、戏曲类专业媒体代表、学生代表、剧团负责人以及演员围坐一堂，畅谈自己的观演感受。

12 月底，著名粤剧艺术家红线女老师将在红线女艺术中心庆贺 87 岁生日，闻此消息，关瑾华老师带领曲社成员观摩了这一盛事。在此之前，我们曲社还特意拿出时间学习了红线女老师著名的《荔枝颂》，期待能和红老师共歌一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名扬海内外的传奇女性，她满头银发，一袭红衣，站在大厅之中，亲自迎接到会的嘉宾。她对粤剧发展做出的贡献以及传奇的人生经历，使她自身就有不输粤剧的魅力。

（本文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沙龙速递

粤剧的市场之路该怎么走？

2011 年 12 月 5 日，时值开办一周年，粤剧文化沙龙迎来了在刚刚结束的省艺术节上有精彩表现的三个省市剧团的行政负责人：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勇、广东粤剧艺术大剧院副院长陈奔、广东香山粤剧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志驹。三位嘉宾根据各自院团的实际情况，就“粤剧的市场之路”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



余勇认为，不管文化体制改革与否，粤剧一直都是在走市场之路。政府的拨款只是提供基本保障，演出才是正道。广州粤剧院现已改组为公司，改制后，培养人才的难度更大，但是，也打开了人才流动的瓶颈；同时，改制为下属各院团带来了新风气，他们的精品意识增强了，创作力度加大了，换句话说，市场化运作的观念也更浓了。

陈奔也认为，虽然省剧院是政府“正规军”，但也是一直面向市场的，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剧团都无法避免的事实。现在的粤剧演出市场走势是“东边不亮西边亮”，粤西还是有很大的演出市场可以发掘。而对于粤剧发展方向应该“搞市场”还是“搞艺术”这个问题，陈奔认为，其实两者是互补的关系，应该“两条腿一起走”，并驾齐驱。他特别强调，现代戏、新戏、调研戏的创作并不代表粤剧界的创作走向，而只是一个尝试，只有把握住市场，不断尝试，才能真正做到市场与艺术并行。

而邓志驹在回顾了20年的文化体制改革之路之后提出，从1989年前的院部统筹到1989年后的院部权力下放、各团的自主经营，再到如今的为市场而奔波，市场主导了院团创作，艺术家为衣食奔波，创作无条件，人才流失，行当凋零，这是粤剧行业面临灾难的二十年，改制得不偿失；现在，体制改革势不可挡，我们要做的，便是借助政府的支持，不断改进，同时利用经营上的灵活性，人才培养、艺术创作、演出等各个方面都努力做到最好的配置，并慢慢形成一个良性市场，真正职业化。此外，他认为，在搞好市场的同时，各剧团也应协同粤剧界其他同仁，做好艺术传承工作。

香港如何推广粤剧教育？

2011年12月29日，来自香港的几位从事粤剧研究和推广粤剧活动的学人在沙龙中介绍了在香港，他们是如何培养观众，开展粤剧研究工作的，同时，也与程美宝、谢少聪、关瑾华、罗丽交流了穗港粤剧教育的异同。

李少恩曾获任香港教育统筹局艺术教育组粤剧课程发展实验小组委员，在小学中开展粤剧的推广工作多年。他介绍了香港中小学的粤剧课程设计及其推广情况。在香港中小学里，粤剧课程属于音乐科必修内容，学生除了欣赏，还能参与其中，包括演唱、弹奏，以及云手、跑圆台等简单的动作，甚至还有一些简单的创作，譬如数白榄。至于课程推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李少恩认为，在学校推广粤剧课程的目标不是培养专业演员，而是培养观众。目前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在师资培养方面，具体实践这项工作的老师音乐学习背景大多是以西洋音乐为主，虽然已有一些老师开始主动去学习粤剧知识，但师资仍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应该加强师资培训。另一方面，中小学教师最需要的是教材、教案，要在推行这个课程之前就准备好，这样就不用他们自己去设计，也让老师们的工作轻松了一些。此外，李少恩还介绍了香港教统局面向康文署在职人员的短期课程，整个课程包括了音乐、戏曲等等不同的艺术范畴。虽然只有几堂课，但是要教粤剧、京剧、昆曲等很多内容，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些职员通过这样的在职培训，可以多认识一些艺术，当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至少能判断哪些是需要关注的。如果这一类的课程能够有针对性地帮助一些文化部门的行政人员提高相关知识，并应用到实际工作里，那是非常有益的。

戴淑茵是香港中文大学戏曲资料中心副主任，也一直参与粤剧课程的校园推广，她介绍到，香港不少著名老倌，譬如阮兆辉，都曾经帮忙做课程设计的工作，并为中小学音乐老师做示范教



学。如果一些老师对自己去教粤剧尚不自信，可以选择向同学们播放一些已制作好的视频。另外，香港教育统筹局正在组织他们尝试音乐和文学课程的跨学科学习策划，将一些粤剧知识融入到其他课程，目前教材还在编写当中。

郑宁恩之前在教统局工作，在粤剧教育师资培训方面，教统局经常开班办一些课程或者短期培训，请一些专业人士来讲授一些基本的

粤剧音乐专业知识和粤剧的基本概念及历史，让中小学音乐老师能够尽快在课堂上教学生。而她现在则在香港教育学院文化及创意艺术学系负责有关粤剧传承及教学方法的研究计划，计划主要研究内容是比较师徒制和学院制，希望能结合二者的优势，找到一些更好的教学方法，然后在中小学的教学中推广。

来自香港演艺学院的周仕深向大家介绍了演艺学院的中国戏曲课程的学制，并介绍其招生情况及学生的来源与出路。演艺学院现在正在筹备着开设粤剧的本科学位课程，他希望能借此在整体上提高整个粤剧行业的文化水平。

香港中文大学戏曲资料中心行政统筹张文珊则介绍了戏曲资料中心的概貌和工作情况。戏曲资料中心的核心价值是资料，包括文本、影音资料等等，因此，中心的工作是围绕这些资料在搜集、整理、公众使用这三个方面展开，也成为香港粤剧教育普及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援。

(黄静珊 整理)



第6期粤剧文化沙龙与会者合影，左起：戴淑茵、程美宝、关瑾华、谢少聪、李少恩、张文珊、郑宁恩、周仕深、罗丽。(黎月梅/摄)



回音壁

编者按：香港一位关注粤剧发展的热心读者在看了2011年第4期通讯上克惠娜等同学撰写的文章《从建设广州粤剧博物馆说开去》后，向工作室写来信函，表达自己有关该文的一些看法，特摘录刊发。

日前看到华南师范大学克惠娜等同学的文章《从建设广州粤剧博物馆说开去》，我作为一个关注粤剧的人，十分欣赏这篇文章，对粤剧理解不多而从一次论坛能提出这些中肯而具

体的意见，洞察力很强，思考也算周到，非常难得。特就文章提到的几点看法，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非常赞同“仅仅以粤剧博物馆的



所在地来强调孰为正宗并非我们传承与保护粤剧的初衷”。地方官员/领导人都爱争取一些虚名作为争取更多利益的本钱，往往不切实际地堆砌理由。

其二，文中以佛山粤剧博物馆和东莞粤剧博物馆为鉴，提出“博物馆如何持续吸引公众来参观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据我所知，佛山粤剧博物馆成立后，几年间已无人参观。原因之一，展览品无新意，许多捐赠文物自始至终没有展出，甚至，收集之后就“藏”起来，没有好好处理，到底有多少东西？是些什么东西，大概无人说得清楚。原因之二，博物馆自开幕典礼之后，从未听闻有什么公开活动，即使有大家都不知道，公众如何参与？公众与博物馆之间这样疏离，怎样保持他们持续参观的兴趣？本人忝为佛山粤剧博物馆顾问，自首任馆长退任、余慕云先生辞世后，即无从得知博物馆任何消息。至于东莞的粤剧博物馆就更少人知道了。博物馆完全没有和公众建立感情关系，又怎样展现它的存在价值呢？这些都关系到博物馆的营运管理与人事制度问题。

其三，作者认为粤剧“剧目陈旧，精品不多”是无法吸引年轻观众的原因。我认为，好的剧目俱已陈旧，但陈旧不等如不好，问题出在：好剧目却演得不好。年来官方鼓励创作新剧，动辄花费一千数百万公帑，打造了不少“精品粤剧”，这些精品都非常现代化，但是，吸引到时下的年轻观众吗？没有。为什么那些“实验先锋话剧”能叫大家排队抢票，“精品粤剧”却无人问津？到底什么才叫精品粤剧？若放在吸引年轻观众的目标上，就应该以观众为本，从观众角度看，不是在剧团的成绩表加分，实则剧团的成绩表上很大分数在观众多少。香港

“雏凤鸣剧团”，一晚只演四折戏，每场演的是同样剧目，能连演25场卖个满堂红，演的都是旧戏，观众还是要看，其中原因涉及粤剧行业本身的许多问题，请那些专家和专业演员好好反思吧！

其四，文中介绍到“据相关调查显示，大多数年轻人是因为不了解粤剧，没有接触过粤剧，所以对粤剧没有兴趣，也就无所谓喜欢与不喜欢了”。我觉得，不光是年轻人，一般粤剧观众都不瞭解粤剧，一般人更是一无所知，当然谈不上兴趣，这培育观众的责任该谁来承担？专家们提个意见吧。艺术是需要教育的，以香港为例，香港自英政府实施西方教育以来，一般人都认识西方音乐，认识芭蕾舞，认识小提琴、钢琴、戏剧……这不能不归功于艺术教育的成功。是政府刻意传播西方艺术吗？其实没有，是英国人本身重视艺术修养，在教育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有了这些元素。这点很值得参考。

其五，文章最后提出“粤剧艺术的当代生存与发展必须关注自身艺术品味的提高与观众的培养”。我想，艺术品味的提高是两方面的，一是演员本身，演员自己都没有品味，演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另一方面是观众，观众来自民众，就是说，一个社会和社会的民众有艺术品味的話，无论那一种表演艺术，都会有喜爱它的观众，说艺术品味的提升，又回到艺术教育的问题上来了。

以上这些十分复杂的问题，非纸上文章可下定论；不过作为学术研究也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希望同学们能再深入一些，最后可能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对粤剧文化的推广传扬不无裨益。

香港 廖妙薇

编辑：关瑾华 谢少聪 程美宝

出版时间：2012年3月1日

出版机构：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粤剧粤曲文化工作室

通信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东北区317号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510275

电话：86-20-84035222 黎月梅小姐（工作室行政助理）

电邮地址：cocw@foxmail.com

~ 欢迎索阅交换 ~